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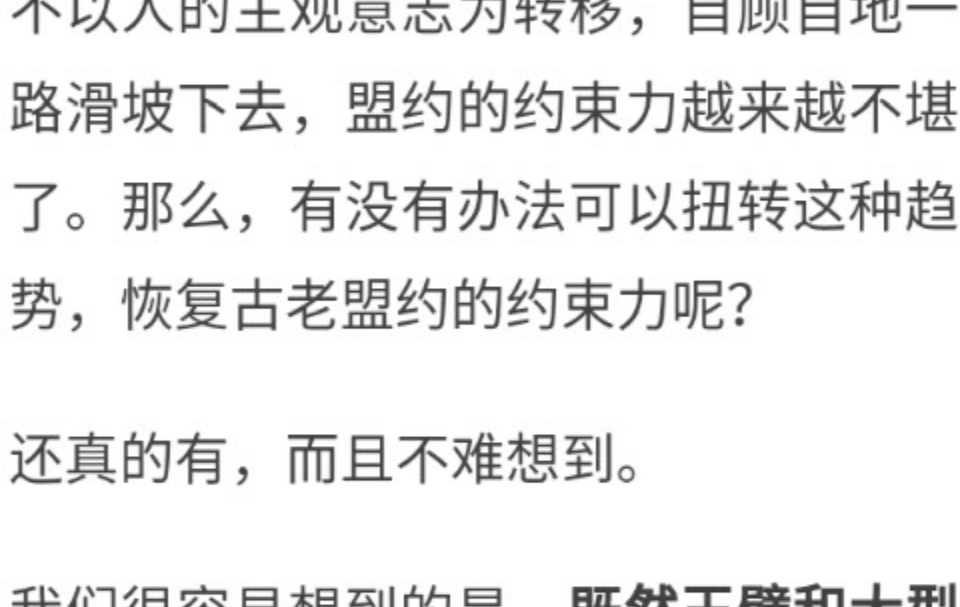
062 秦武王失策在哪里？



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年度日更）

进入课程>

09-02



转述师：金北平

你好，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

上一讲留下的问题是：不管《[春秋](#)》是不是真的表彰胥命，也不管《[诗经](#)》谴责盟誓太多在不在理，社会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顾自地一路滑坡下去，盟约的约束力越来越不堪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扭转这种趋势，恢复古老盟约的约束力呢？

还真的有，而且不难想到。

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既然玉璧和大型动物不值钱了，能不能换成值钱的东西，让沉没成本对人心的约束力维持不变呢？古人确实想到了办法，这就有了人质。

父子亲情总是难以割舍的，那就拿儿子当人质，最值钱的人质就是嫡长子，根正苗红的继承人。这种人质现象，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见识过了。士这个阶层没有什么身家，嫡长子不值钱，或者还没来得及生儿子，那也好办，直接把自己这一百来斤交上去——我本人就是人质了。

把自己当人质的情形在战国时代反而少了，因为中央集权取代着封建制，官僚制的科层组织取代着传统的主君与家臣关系；但在国际关系上，人质用得越来越多，这让传统君子很看不惯。

传统上，天子可以和元老、诸侯结盟，诸侯可以和大夫结盟，诸侯之间可以结盟，大夫之间也可以结盟，这就是封建制度下的常态。

前边讲中国武士道的时候，谈到的“委质”和“策死”也算君臣结盟的一种。结盟之后，士对主君效忠，至死不渝，主君对士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不能像官僚制度下的雇佣关系那样想开除就开除。（[S1-008](#)）

封建制度下，君臣结盟很像是结婚过日子，只不过不是组成单偶制的家庭，而是组成多偶制的家庭。一个主君有好多臣子，大家要一道走完后半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结婚过日子的关系，所以彼此利益高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结盟的重点是建立关系，而不是为了具体的某件事情。

我们可以参考这样一个例子：春秋末期，晋国发生内乱，起因是赵氏家族内讧，结果把晋国六大家族全部牵涉进去，导致范氏和中行氏垮台，六大家族削减为智、韩、赵、魏四大家族，接下来就该是《[资治通鉴](#)》一开篇的“三家分晋”了。

当时赵氏家族的族长是赵鞅，按谥号称为赵简子，他的继承人就是“三家分晋”的主人公赵无恤，赵襄子。赵鞅以铁腕手段平定内乱，以主君身份跟很多士人结盟。

1965年，山西省侯马市晋国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盟书，称为“侯马盟书”。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盟书内容：

某个叫趯（[zhuó](#)）的人说自己一定赤胆忠心侍奉宗庙祭祀，绝对遵从曾经和赵鞅订立过的盟约内容，绝不敢怀有二心，使敌人赵尼及其子孙，某某及其子孙，某某及其子孙回到晋国，绝不敢私下和这些坏蛋结盟，请主君和神明一同为我作证。如果将来我背弃盟誓，让我全族死光光！（《侯马盟书》，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p34~36）

盟书是用朱红色的颜料写的，给后世留下了“丹书”的传统。评书故事里讲的皇帝赐予功臣丹书铁券，就是这么来的，丹书铁券也是盟约的一种。

盟书能不能用普通的黑色颜料来写呢？侯马盟书里边确实也有这种东西，但内容基本都是诅咒，看来丹书和墨书存在着功能性的区分。

当我们了解过这些背景，再看甘茂和秦武王的息壤盟誓，就会发现甘茂真是一个精。通过盟誓，甘茂不但给自己打足了预防针，还不着痕迹地跟秦武王结成了传统封建制下“委质为臣”的家庭关系，不经意间就使自己变成了秦武王的“自己人”。

至于秦武王，就这样上了甘茂的套儿，由此引出这样一个管理学问题：甘茂忽悠秦武王，感觉就和张仪当初忽悠楚怀王一个套路，秦武王怎么就能中招了呢？秦武王如果不想中招的话，正确的应对之道会是怎样的呢？或者换个问法：秦武王的失策，到底失策在什么地方？

如果能请到申不害来做发言，他一定会说：秦武王简直是个透明人，别的君主隐瞒自己的心思、意图、偏好都唯恐隐瞒得不够周全，他却直截了当地把心思讲给臣下，在权力场上这么玩不就是等于作死么？

道家哲学有一个核心概念：无为。表现在经济学上，“无为”的政府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不生事，少征税，任凭民间经济自由发展。而表现在管理学上，“无为”的君主大智若愚、深不可测，好像明察秋毫，又好像什么都不懂。谁也看不懂君主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爱什么，恨什么，喜怒哀乐如何表达，心里到底在怎样盘算。

让我们回顾一下申不害给君主规划的“无为”之道：君主如果显得太明察，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如果显得不够明察，人们就会糊弄他；君主如果显得太聪明，人们就会小心伪装自己；君主如果像个傻瓜，人们就会欺骗他；君主如果不显露自己的欲望，人们就会窥伺他；如果显露了欲望，人们就会诱惑他。（《[韩非子·外储说右上](#)》，[S1-160](#)）

如果把申不害换到秦武王的位置，他虽然也会公开表达富国强兵的愿望，但绝不会把具体的战略意图对具体的人吐露出来。这倒不是秦武王一个人的错，而是历代秦国国君共同的毛病，只不过有人表现得突出一些，有人表现得没那么突出。

后来韩非总结秦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得失，很敏锐地注意到商鞅和申不害这两位前辈法家大师提出的理论构成了精妙的互补关系——法和术的平衡状态才是好的，而秦国的政治轨道是由商鞅一手铺设的，有法而无术，这就导致了国君一再被大臣糊弄，国家得来的好处尽被骗到私人的腰包了。

韩非列举了秦国自张仪以来的历任国家总理，甘茂、魏冉、范雎，全是这个路数，无一例外。如果秦国可以把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再弥补一下各自的技术缺陷，那么以秦国的实力，早就可以成就帝王事业了。（[S1-161](#)）

秦武王更大的失策，是君主制下特别容易出现的一种失策，那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上任三把火，让政策失去了稳定性。明明秦惠文王跟张仪打配合，对山东六国以战促和，即便还谈不上成绩斐然，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做得不错。

以秦国和韩国的关系而论，韩宣惠王低头做了秦国的小弟，派太子仓到秦国当人质，很快太子仓回国继位，这就是韩襄王。第二年就轮到秦国政权更迭，秦武王继位。

如果秦武王遵循儒家孝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应该好好地维系秦韩关系，做好江湖大哥的本分。但秦武王压不住野心，想对周天子下手，而周天子的地盘刚好被韩国围着，这就必须强攻韩国的军事重镇宜阳。

这一战无论成败，只要动了手，今后的外交就不好搞了。列强看到的是：人家韩国都已经俯首帖耳给你秦国当小弟了，你还这么欺负人家，谁还敢跟你做朋友？而且秦武王如此高调彰显改朝换代的意图，更会激起天下人的厌恶和恐惧。

但问题是，站在秦武王的角度，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假如秦惠文王没死，张仪也还在做着秦国总理的话，这时候的秦国会怎么办呢？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看法，我们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

添加到笔记

- 1.封建制度下，结盟的重点是建立关系，彼此利益高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不是为了具体的某件事情。
- 2.秦国的政治轨道是有法而无术，这就导致国君容易被大臣糊弄。
- 3.秦武王更大的失策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上任三把火，让政策失去了稳定性。

#跟着熊大读《资治通鉴》

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课程老师@熊逸、主编@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

戳此参与讨论>

< 前一篇

后一篇 >

赞赏

1 人已赞赏

如此好文章，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

微信

朋友圈

用户留言

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

左星星

9月2日

+ 关注

从秦武王的谥号「武」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崇尚「暴力美学」的君主，能用武力解决的，绝不诉诸于和平手段。

而张仪却恰恰相反，从他的事迹来看，他最擅长的是利用「人心」来博弈，兵不血刃，四两拨千斤，不知道是不是两者的处事哲学不同，导致了秦武王不喜欢张仪。

如果秦惠文王还在世，他大概率不会去打周王室的主意，更不会去欺负早已拜自己做大哥的韩国，秦惠文王和张仪的主要目标一直都是楚国、齐国、魏国这些大国，他的目的很明确，削弱这些大国之后，小弟还会是问题吗？

就算退一万步，秦惠文王真的也想去问问「周鼎」，想拿到周王室的地图，他大概率也会让张仪去韩国走一趟，通过张仪的「嘴」，让韩国帮自己从周王室那里获得这些东西。

2

9

154

分享

王晓

9月2日

+ 关注

不要说封建制度下，今天制度下的结盟也是由一个个体系统结构维系。只是没有写在明处的规章制度里，暗里操作都是有各个领域体系关联。在一个个圈层里已经潜移默化的达成了一种共识，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人脉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利益的捆绑才能促进合作稳定发展。

封建制度下，结盟的重点是建立关系，彼此利益高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不是为了具体的某件事情。

秦国的政治轨道是有法而无术，这就导致国君容易被大臣糊弄。

秦武王更大的失策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上任三把火，让政策失去了稳定性。

转发

2

117

分享